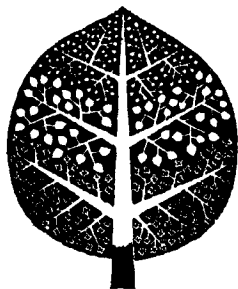


文 學 小 叢 刊

魚 兒 均

羅 淑



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

文學小叢刊第三集

魚兒均

羅淑

文 學 小 叢 刊
第 三 集
魚 兒 均

★每冊定價國幣五角★

中華民國三十年八月 初版

著 者 羅 淑

編 者 巴 金

發 行 人 吳 文 林

發 行 所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

上海福州路三八四弄

★版權所有不許翻印★

目 錄

撈糞草·····	一
轎夫·····	五
弄堂裏的叫賣聲·····	一
魚兒坳·····	一三
賊·····	三四

撈糞草

一連出了兩天太陽，走起來幾乎扯脫鞋子的爛泥路收乾了水氣，軟綿綿的比沒落雨以前還要好走：一步一個淺足印，鞋子上不粘一絲泥土。孩子興高彩烈的要我帶她去田裏捉蚱蜢，說早上看見一個女孩，她拿根稻草栓了一串，還有野棗子也是想要的，並且硬拖上一個三歲的朋友。他們手攜着手，說說笑笑的在前面，我媒姆一樣的，默默跟着這一對小朋友。

太陽漸漸往西偏，雀鳥盡向着林子飛，幾個大概是趕場的人回家吧，有的扁担挑着包棉花的蒲包，有的提籃中裝着油鹽，看見這對小朋友，微笑了笑，依然走他

們的路。起先的蚱蟻，棗子想來都忘了，他們蹲在田塍上，只管採棉花，毛豆，芝麻……
一枝一朵的往衣袋裏塞。

不要緊，這點損失，辛苦的種田人或者還可以擔當得下。

「好了，衣袋裝滿了，回家去！」

一個回答我說他少摘一個棉花桃。等到棉花桃摘下來，那一個又說他差支毛豆，他們的帳算不清，我的命令終是沒効。我只好去看新漲了水的小溪。

溪裏浮着一隻木船，上面載了許多浮萍，整齊的堆成長方形。立在船頭上的人正在用兩隻竹竿在水裏打撈，他的舉動很靈活：竿一下去，手舉起來，就有兩掛又多又長的萍懸在上面，身子稍微一轉，萍又砌在堆上了。我心裏暗暗佩服他的本事。

「這拿作什麼？」我明知他不是爲要使溪水清潔才來撈萍的。

「肥料。」

「你們叫什麼浮萍不是？」

「叫糞草堆起來和些泥。和些土糞，就肥田葛。」他以為我不懂，說了之後，就想笑，但又忍了下去。在他故意把臉朝左邊轉的當兒，我看見他的補了多次的汗衣背上又扯幾個窟窿，褲子也是破的。

「笑吧，若果你還有笑的氣力！」我心裏這樣想，但是笑容馬上不見了，他的嘴也閉着。看看他週圍的萍通通被他堆上了堆子去，他兩手把竹竿往河底一撐，船又浮在另一個萍多的地方。萍又少起來，船可滿得快要進水了。看他的意思好像想把溪裏的萍一齊打撈個乾淨。不過船太小，只好收了手。

「那就是我的家。」他在把船身掉轉的時候，手指着不遠的一間草房，這條水一直可通到他的門前。竹林底下有三五個小孩兒的影子，有一個影子比較長大，或許就是母親了。

「你有幾個孩子？」

「六個小人。」

六個小人，六個小人的口糧在那裏！

在拖着孩子回家的路上，耳朵裏還有「六個小人」的餘音。

轎夫

記得是在一個暑期裏，因爲一時的高興，答應了幾個住在遼遠的L縣的同學一同到她們的家鄉去過夏。只給家裏通了個信去，並不等候許可，就同着她們走了。

起初的兩天是坐木船。可是在船上沒有像我們想像中的那麼瀟灑，平靜，因爲我們搭着的是一隻裝載菜油往下河去的貨船，篾篷終日給陽光炙得火燙，艙底的油蒸發着強烈的薰人的氣味，而且搭客太多，起居上也深感到不便當。於是在第二天的晚上，我們便商議改走山路，雖是多了一日的路程，免不了要受她們家庭的埋怨，但是有我這一個外客，凡事只往我身上推，不就什麼都乾淨了麼？等到早晨船靠

了一個市鎮的時候，我們就上岸去，在這裏僱了四乘涼轎。

沒有上轎以前，我們叮嚀轎夫說：「四乘轎子要接連一起走，不許隔得太遠，有趕不上的，走攏了不添酒錢。」

於是四乘轎子，八個轎夫，熱熱鬧鬧地拉了一長串，在滿是樹木的山道上蜿蜒地前進。

轎夫們全都馴良，又因許了他們到家後多把小費，供給一餐飯食，所以他們就格外地慇懃。

我們一路上耽擱着，只要有好風景的地方，或者看見了一些不會見過的花木，總把轎子停了下來，逗留好些時候才肯再走。要是停轎的地方有人家，他們就趁着我們向鄉裏人買東西的時候，向人討碗涼水，幾口吞完之後，再打一個欠，坐在突出地面的大樹根上，石頭上，抽着旱烟低聲地閑話着。從那不善掩飾的目光裏，我猜想得到他們談話的主題是我們，可是我拿得定，那是不含着任何惡意的：我們沒有像

穿黃衣服的兵大爺，時刻用槍柄在他們乾柴似的骨架上敲打，也不像着長袍大褂的老爺們，慣於用口唾和足頭對付他們。

「我看那兩個轎夫的模樣有些特別。」

一次下轎來買甘蔗，我的一個朋友對我這樣說。隨着她的視線，我望了一下立在一棵龐大的古松底下的抬我那兩青年轎夫，他們正在對着一羣找野食的鷄拋石子。

「有什麼特別呢？」我問。

「你仔細看看，我也說不出他們的特別地方，總之，我覺得他們的確有點異樣就是了。」

我又仔細再看，這一次仍然沒有發現他所謂的特別的地方，只不過他們不像別的六個轎夫一樣打着赤膊，身上老是掛着一件給汗水灰塵糊緊了的襤褸的衣裳，除此，便是他們的眼睛比較其餘的要顯得溫和一點罷了。

「沒有什麼希奇，還不是一個樣子？」

我的朋友便不再說什麼。

我的轎子本來是在第三，漸漸地，第四乘衝上去了。我招呼我的轎夫說：

「快點呵，看看你們就要跟不上，叫前面的等一等吧！」

「趕得上的，不要他們等！」他們似乎不願意輸氣。

話雖這樣說，他們的足步分毫沒有加快，而且不到多久，連前面的三乘轎子的影子都幾乎望不見了。我很着急，不斷地催促他們趕快走，可是無論怎麼樣，我總是和前面的人愈隔愈遠，終於他們在我的視線中不見了踪影！

太陽已經沈西，燦爛的彩霞失掉了鮮明的顏色，路上的行人也少了，這時起了一陣涼風，全山的樹木全都披頭散髮的抖擻着，似乎在歡迎臨近了的溫柔的夜。

我不住地叫苦，身上的汗直淌，心像要跳出腔子似的那末難過。我在轎裏蹬足大聲地喊道！

「等到了店子再給你們算賬……叫你們睜他們等等，你們偏不叫……這樣配當轎夫嗎？壞東西，明天不要你們抬，我另自換人，呵！我另自換人！」

「啊啊！小姐，你生氣！老實的講我們跟得上他們男子漢麼？老天偏又不給我們這些人多生兩隻足……」前面的一個說。

「什麼？你們是女人？」我惶惑地問。

「不是女人是男人。」後面的一個咕嚕道。

我的一團怒氣完全給這幾句簡單的話語消除得一絲無存，我由不得隨口問了一句：

「爲什麼女人也要跑來抬轎子呢？」

「哈哈！哈哈！我的老天爺，爲什麼……」後面的一個大笑說。

「爲肚皮呵！小姐。」前面的一個接口道。

這句話一完，兩個人合攏又是幾聲哈哈。

這種笑，在她們也許是單純的，可是我覺得那裏面夾雜着諷刺，夾雜着血和淚，憤怒和呼號，它使我發起呆來，我木然地任她們把我抬着在蒼茫的暮色裏緩慢地走着。

弄堂裏的叫賣聲

風雨不改，每天總有許多賣零食的小販到弄堂裏來叫賣，如像瓜，糕餅，香豆，素火腿，酸梅湯之類的東西。每一個人有一個人的特別聲調，有的聲音尖銳得震耳，有的又嬾，又長，又低，聽去好似一個人在說夢話，又好似烟癮沒有過足，提不起神，而又不得不啾幾聲的樣子。還有的叫裏帶着唱，很可以使一個初次聽見的人發笑。

最討厭的莫過於賣茯苓糕的人，不管你午後躺一躺或是夜裏正要入睡的時候，他總要用那淒厲的，哭一般的聲音把你驚醒，那時要是手中有東西，真說不定會向他扔去，但是一想，算了罷，別人爲着要喫飯，拚着不結實的喉嚨在做廣告啦！

他們的聲音雖是不好聽，却有着無上的魔力，往往這些聲音一來，弄堂裏的孩子們就嘈雜起來；哭的哭，鬧的鬧，跑的跑，各人去向各人的母親要銅錢買，等到媽媽被纏得不開交了，於是銅子飛進小販的袋裏，他的貨物的一部份移入小孩的手裏。交易成功；挑担的，拿木盤的，各自滿足地叫着走開了。

黃昏，太陽失掉了牠的威力。善於討好的涼風，把所有躲在屋裏的人們都歡迎了出來。過道成了會集所。到處有的是談話。

「我的大孩子昨天肚瀉了一次，今天還沒全好！」

「呵……小三也有些發吐呢……」

「天氣太熱了，大人都喫不消，還說小人……」

是的，天氣過熱，容易使人發生病症，不過，那些叫賣的聲音過多了，作興還會使幾個作母親的人哭呢！

但是賣零食的若是不叫賣，或者他的孩子的母親又會哭了……

魚兒坳

—

「怎麼得了呵，把這一點油水擠乾了？」

「你們有田有地的人都說這樣的話，我們還說什麼！」

「大家多是一樣的人，老實的講，有田有地？那個種田人靠地吃得飽飯！」

自從灶戶把要取消「敷水」的事傳出以後，所有丁廠的鹽販子盡都担着心，雖是只有極其微少的斤兩，可正是他們命脈所關呀！

於是在鹽灶房買鹽彼此碰頭的時候和坐在場上鹽攤子旁邊，鄉下買主還沒